續耆舊

湖上寓公之一

方隱君授字子留一字季子南直隸桐城人乙酉薙髮狂走方外丁亥來鄞求畸士友之未得詭曰是非邹魯之邦乎或引而見之華王諸公大喜因徧交諸義俠已而五君子之禍作先生本叅其事幸得漏網頃反以度遼將軍不肯覓人為恨遂傾囊盡傾諸人之急戊子五君子皆死先生亦思其母歸省時江北山寨正熾英霍先生復預之補入牢獄盡破其家壬辰復來鄞寓湖上悒悒嘔血神氣日削陸春明兄弟思哀其貲為買田令奉母來居鄞時先生之婦翁方同知寧波府事或疑其因此而來而不知非也癸巳先生自天門山游石浦疾動竟不起湖上詩人以先生罷社者期年

縫衣行東春明

一年漂泊風霜大有衣無袺帶無襘深閨弱線久荒凉難裁春服雲山外主父賜衿吾政傷龍貽烱誰無愧日以周身夜為蓋看來可哂亦可喟憤時双手毀衣帶陸郎有婦善裁雲為我補葺餘香謁舊年不慣此新裝念、益且增予慨喘予述縫兩羊裘與我同上嚴陵灘

西湖七子之一

宋徵君誼字在公希者稱為正菴先生徽州人也其父遷鄞徽俗以貿遷化居為業起家至陶猗者不可屈指先生之父亦以此雄于貲而先生性之所存獨在詩遠庥阿堵絕口不一道也江東立國故家皆傾橐輸餉鄞之餉以故太僕富推之為主其人先已迎降江上為諸公瘠之以從則日輦兼金賂戚畹求入閣及乾沒里中所輸以助其暮夜之資先生發其家慨然得萬金徑送錢忠介公營忠介疏言先生之才宜在館閣且其可義嘉監國召詣都堂先生曰是以下士我也辭不付江師海其貲粮靡耗仍不能不仰之内地先生家已落猶貸其田園奴婢之未盡者以應之于是屏當一空遂無擔石之儲而先生怡然先生

口吃和易然其中極狷急人不知也嘗在先大父贈公座中擁爐圍火有客至頗委蛇時責之門偶以淡芭菰就火先生遽曰速易此火汙吾爐矣晚年困甚然絕口不道前事若素為窶人者董先生曉山評先生詩以為如異峰幽澗嵯峨淡冽不比人間所著有恩靈州內外二編今所傳者外草而已後客剡源最與舒文后村相得有龍津唱和集其時吾鄉遺民最盛然不能不以其生平挂之齒頰間蓋亦其所不能自嘿者獨先生不然今讀其詩如漁父詞云當年怒濤至勢若移岱同百里撼富春天地生英風豈識百年來潮汐有替隆予老不解行、問答無在言外若求史篇不欲諸子禁情世爵但事耕鋤尤極可傷然非表而出之幾于不知其人陶、止酒諸作至宋人始得其說以是知尚論之宜急也

詠史

淵魚忘美餌山鶴欲飛遠置身由來高非特為知機懷哉魯仲連

無懈稱布衣

嬾說佯狂名普墅消寂寞莫恥蹈虛無哀真閒後學胸懷似迂疏

大義不約略復恐五男兒艳情宗世爵紙筆不令親耕鉏以為樂

鋤菜

平明荷鋤出菜碧霜氣葚乘此秋未寒蘇土俾根伸細草亦天命

驅除傷吾仁理有去其害不得懷逡巡吾術恐或疏和擲向圃鄰

漁父詞

十五習漁業七十猶江中歷代試風濤危險無西東魚多嫌價賤

魚少家益窮昨日偶然醉短歌倚孤蓬般去海門近悵然感我胸

當年怒濤至勢若移空同百里撼富春天地生葉風豈識廿年來

潮汐有替隆余老不解事行、問胥公

濯秋園有感而作

客衣驚晚露惆悵大旱寒天寒自知時客衣不知單舊衣何時綻
新衣何時完愁、空庭中淅、風無端颺、向野鳥㦡亂拔羽翰
鳥豈不自惜誰能觧浩嘆舉頭惜野鳥低頭惜秋蘭

餓中得句未能自裁就正晚山

飢胃如雷鳴句從餓餘述同不蓋書無錢筆更劣魯魚千百中反
疑出金石聲襟頻拭眵墨落至明滅特此過君家衣帶時互結行
雖不假節步亦幾巨斃豈自笑欲何為僕、衝雨濕少年相譏嘲此
翁作狂疾吁嗟古之狂差勝今之謡身前羅屯邅身後或蒙潔歸
使覆酒瓿良亦近香冽

斋西古松一樹人呼為大夫予代之解屈

秦山不欲秦政封鶩之以風雨亦從焉知蒼松有本根軒輊豈藉彼祖龍我聞秦爵分九秩五大夫乃爵之一始皇封松最下官松亦不幸屈抑今人反謂松有五坐不讀書笑殺鹵圇辨奈官良已誣胡爲凡松亦受汙我告此松、自若双鶴來歸穀落、

別南樓吟

年時莫作花鳥主客聽南軒派揮麈名樹無多鳩欲來何巢可退吟風雨先愁供佛閒南樓石磬吾曾敲素秋儒書且並梵典列客茶僧供猶能留寢只容易逾坎坷父子嗟吁若相和百年生計果何如十日烟吳即可賀南軒不守幾酸辛此時殊覺憫逡巡最是南頭今夜月照來不是苦吟人

偶成

穀價雖非貴貧家奈賊何酒難連夜得衣畏小春過暇日知游好

哀年覺悔多詩成還自笑為尓受蹉跎

近事逾難測從前益莫論海桑餘草徑人馬共柴門暫值月當戶
空懷花滿村昨喧仍稅屋清夜幾驚魂

夏日齋中

塾課垂餘日倚藜躡墻文許即跳畦細分草求陰睛色嫩辨鳥鳶
丹麁啼佛蹤斎期增老異果香葉滑作佳題清癯自覺無須鏡頗
怪星、未肯還

雨霽蟬鳴抱柳枝救飢將次穀升時雛雞誤逐他羣母客燕猶憐
再乳兒羊角苴肥酬地力雞冠花早報恩吾心悟得栽培樂鉏趣
涼颸勿覺疲

感懷

久忘登樓檢舊題北鄰笋長並檐齊鵑啼夜雨經三日馬蹢斜陽

恋一堤貧住但天胡且怪詩雖遠衆亦成迷此身大樂出居好六
十無輕住杖藜
危廬初寄嫩收簾細細鼓鼓理短鬚離鏡自無哀壯別對著亦罷
吉凶占孫謀頤我存何數頤養詢家貯屋鹽立夏煮羹荳飯荒厨
祇恐未能兼
去黎
歲歲他鄉若轉丸愧無博帶共衣寬天子客金寒喧乱紫列吾袍
出處難憶毋空思添線密逢人幾忘捏襟殘爲言當日羊裘子六
月桐江應獨寒
先生集中佳句尚多如止值吟詩罷閒看過雨斜俞次寅雲山居
叡拔石起湖色落窗來光松當日稱貧士惟天愛古人和林下孫太居
詩明月窺天潤秋風說夜長友示詠吟增老態風雨屬貧家九日

書懷無才詎敢輕言命有興惟宜靜眺秋齋吟幾人有道堪稱

老何事無天且任狂賣澗翁後來潮接深山雨鹽到溪通海外

潮光溪

西湖七子之一

大晄山人董劍鍔字佩公一字孟威學者稱爲晄山先生副使樾之曾孫先生之父士相亦志士甲申之变痛哭謂其子曰兒曹不須讀彭癸書且害五石弓耳自父子竝屬爲遺民是年父卒先生展轉喪乱之間弃諸生始專攻詩古文詞先生和平大雅不激不隨而其中元氣盎然尤好義陸先生披雲有憂色撫杜秀才子猶長使受學于先生先生不特督課也每見其色理不和輙過披雲有憂色杜郎歎曰吾今真有三父矣誠早死披雲共先生奉其母終身最慎許可桐城方授之之至鄞也諸方或共之交先生獨否或問之荅曰其婦翁仕于此得毋有爲而來而外爲高尚之言其聯絡諸遺民乎及授卒披雲以遺集示之

先生乃過而哭之慟且為之傳曰吾生不及交死而寫其心浙東有講學負盛名者先生謂其躬行遜于文詞未為醇邃醒者以為知言其論嵩戶部謂其雖不豫臣降夫己氏之謀而未能絕之使受連綴之汙皆讜論也海鹽查戒方繼佐雅持標格及從皎川范香谷游得聞先生之為人嘆曰我每飯不忘佩公其披雲也又曰佩公真古人其為當世所重如此先生論詩最稱皋羽以為世人咸道皋羽為長吉後身是猶是皮相羽皋所以佳者其辛酸哀楚不見于言于其心不見于字于其所以自來罕及蓋其論皋羽者即以所自道也然先生之詩其拔出于諸遺民之上者却在乎此所著有墨陽內集外集閩集遊錄獨內集不傳先生弟鑣亦有高節工詩余少時曾見之今亦不傳林都御史蛋菴嘗云世謂吾甬上之詩鄮山以才勝其氣

雄呆堂以奇勝其詞贍而欲以奚子參之奚子雖工詩然已踏省門非可與遺世之人比者予為更曉之曰曉山以韻勝其格超斯真三珠樹也

厲志詩

蓬麻共一邱相傾敢不直厲石生他山攻錯亦為徃砭慮余志昏未能好顏色起坐語孤衾中夜須努力

檐雨報夜清風至忽斷續曉起習其痕滴滴如故躅念彼冥冥中貞志能自豆

蚕春行

東郊畦欲綠百舌習新語古塚覆梅花孤香魂獨霧桑桑朱露芽桑下誰家女頗我久不言含羞面荒野

松花石

絕巘有喬松千年老形迹跡有根成茯苓有脂成琥珀後聞變化工作石供愛惜奈何歲寒姿甘以冥頑易松既改初性石亦傷真脉余靈守舊心不願成怪石

樵父詞

上山伐松柏恐傷歲寒心下山空手歸又念飢寒侵山北有枯枝其高可百尋腰刀往採之薪乾且易任天性兩無害愉悅遂行吟

秋意

蓼花日以紅蘆花日以白淼淼萬里波淒淒孤舟客長流亦有歸遠遊胡所適不從砥柱過安見中流石

淡淡南山雲帶雨過荒城我欲從之遊自矜飢髮輕閑雲將何之問我將何行秋毅壯昊昊叱雲雲不驚

愁

暑雲沉沉壓高樓孤城木葉盡迎秋獨臥北窗窺天意使我鬱結不能解繁愁胸中磊塊何突兀或哭或謌時散髮安能頃刻掃却萬里之浮雲直上青天弄明月

過天益城北破廬

武略將軍尚有孫幽栖破屋斂精魂二三高異頑民集五十餘年老母存瞬晚危城還當壁壘亂葦乱篠自成門四鄰漁火昔昔過為爾狂歌道獨存

春夜覽天益讀史遺墨潸然有作

春灯慘澹对殘尊痛飲徧招故友魂但有心神留翰墨曾無血食見兒孫飢寒已自抛梵母烏鵲今惟噪故園何時拔衣明月下不禁涕泪倚柴門

平水潭

舅氏年家平上水入風勢羅野人風不緣身計蕭疏後誰信溪山杳靄中一縷釣竿还雁子半肩紫葉念鄭翁幾年幼妹今差去滿屋蠶麻見女紅

草亭

其世自無競人皆謂我痴稻粱安宿鳥風雪滿空杯酒意青天外鄉心薄暮時草亭常獨立悲喜莫旁知

金陵雜咏

鍾阜何人看夜月石頭猶是鎖江潮興亡今古尋常事何必傷心問六朝

新亭酒泪不堪論何事東山望獨尊一墅圍棋塵尾外士人今說謝公墩

多少繁華蹤舊時雨花臺上草離離不知木末亭邊路獨有先生

一個祠

先生長于詞然不多作其菩薩蠻憶昔云平鋪席周圍坐可人兩二三丶個一個弄秋波兩边交看他　却嫌驢背速只記低茅屋丶後有青溪門前有鳥啼　踏莎行過金山下云江漢朝宗一拳砥柱丶此外迷雲樹生來兩個不曾那知張祜題詩處　南北橫分今古難訴滿船三老隨歌度歌叡笑莫感傷人金山一任人來去　董文登先生極称之

續耆舊卷五十八

西湖七子之四

范公子兆芝字香國學稱爲香谷先生工部郎我躬子也本定海人工部嘗以不貽權貴得罪朝杖先生少負奇氣壻于同里謝氏故豪家諸兄弟裘馬輿從甚都先生夷然毋視之獨于其中所最少者二人曰是稍可耳其餘皆奴子也時人比之趙岐丙戌亂兵縛之以去逃入空山七日不食且死故人周義士徑救之曰留身可有爲也乃免丁亥十月將以徐都御史啓樓之師應翁州遂豫于甬上五君子之禍已避市矣其婦翁謝謀之諸俠客行賂于獄吏以死囚代之先生已命庚寅大搜山寨復索先生之家而籍之蓋五年中八徙而家凡三破乃定居于鄞鄞之志士陸宇燝輩以先生大喜于是有七子之集先生雖困甚然

而見義必為風发泉湧不可遏也孫閣部皖渊之孫茂滋既免于難壬辰將歸華亭先生為親送之既至因覓其故將汝應元誅其家事始歸尋以宴甚授徒鼎湖之土丁酉以其父工部未葬喟然為粤游將求資焉中道遇海昌查方舟大寿查故畸士每行必携女樂以從先生與唱和因約次年同歸湖上共修明史至其中夜盡灰而語者莫得聞也先生至粤而病、不可治既殮同人方憂無以反櫬忽有過門而哭者曰范生一至此乎櫬當于我歸竟其喪至其家其家亦不識為何許人也先生所著有廿一史評杜詩釋莊子註皆未卒業其後旦堂亦無完稿先生歿後而其婦弟所謂最少二人者其一以進士官御史其一以明經官大令皆周卹其家葬其兩世以報之

先生風格最峻姜編修湛園嘗客其家一日泛論人物湛園

以科第裁之先生作色曰以科第重人且下真俗子也拂衣竟去湛園從而謝過嘗與人終身誦之西湖七子雪樵年不滿三十天益香谷年不滿四十故其所造多在秀而不寔之列然馮瀛王之長年不如汪童之殤夭國無庸以是為諸子惜也

放歌行

金樽瓊液寧如混雕盤龍脯高如陵請君大嚼龍脯酣仙酒聽我朗誦放歌行莫自向天問其故天亦無權西北傾雲均況身愚令藁重瞳刎頸楚謌殺龍準寡恩亦鳥喙狡兔既盡走狗烹犀有通木有癭物之病人所稱欲其尊之曰不可俯首聽之復不能不如高踞崑崙頂手弄日月摘列星朝採扶桑花暮餐若木英挽取東海之濤傾大地一洗萬古抑鬱孤憤之不平但須百年三萬六千

日夜、秉燭及天明

自宿

破除萬事學逃禪、到非禪祇解眠夢已不隨枕下蟻醒猶無奈月中鵑心清一榻如流水山靜中宵自發烟高枕不知吾與我更容何者與周旋

自問

天運人情大可知潔芳自信反生疑燕然自擬班生頌甲子猶題陶令詩開口哭何難入耳填膺憂竟觧傷脾九京倘可從斯作欲問前賢與我誰

先生一門四世有明德其王母娣姒守貞被旌其父工部以直秋杖先生勵肯陽之擻先生長女許嫁春明先生以父卒痛哭誓其月范氏意陸氏不復肯娶春明曰豈有是

吾方童其孝嘗撫之如女耳然竟以痛父過哀死春明乃
娶先生孫女以配己孫忠孝節義蟬聯不絕令人肅然下
拜惜其後人甚微矣

節孝陸先生崑字華星又字雪樵諸生介祉子也少有至性三歲其祖授以孝經㸃而承之每在長者之側步趨皆有規度不疾言不儳數肅如也家素貧其祖八十餘惟先生傍食能當其意為之加餐喪母晝夜哭幾嗚咽鄉里聞之皆為墮淚有哭母詩三十首讀之刺心先生七歲能詩又四年國亡其父棄諸生隱于書先生忽請于父曰吾家明室世臣兒願得以白衣養父可乎其父喜曰兒能如此吾復何恨由是先生棄舉業族祖春明先生為七子之集先生故學詩于春明遂引之入社時七子者兼天益年最少而先生尚未冠同堂汐社一時詫為異事先生故嘗受業于王公石雁戊子五君子之難先生經營其事甚力時石雁之門人古道者曰趙驥曰李澄曰周廣曰聞洪聞玠凡弟而先生年最少尤以為難先生以館穀養父母每遇其母忌

長雖甚風雨必自館中求母所嗜歸陳之未至家已嗚咽既至長慟其父亦不聞也先生性極醇謹嘗見責于春明為之躊躇者半載自是節飲己亥夏海師自穿山入東村大殺掠先生父子方居東皋之殷氏亂兵先執其父索餉不得欲刃之先生跪泣額以身代遂死而其父得生聞者傷之同志私謚之曰節孝處士得年二十有七先生所居與閒戀為同巷交在紀羣之間其後戀乘鞸鄞志不為先生立傳大為君子所非云

獨酌

危上阜皮上曲肱春生肱相對有稚琴得句惟從酒窗外樵者歌吾道等芻狗薄酢與陶然風雨天不負

午日

三閭抱大節力且邁古賢尚恐身未奇忼慨葬深淵魏令天下求

一日皆喧門子亦逢午日憔悴成遺編

族祖春明先生以百口保張茂滋

翁洲一綫天欲延忽斬刈之良可憐鮑淵一綫君欲延百口直共天爭權太行之擾耽、然百口懸、一綫間壯哉人力竟挽天

送余生

君動江湖哭子愁獨酌時雨年千里駕午夜百篇詩天下誰知己中原好探奇息壤懸故榻相待寫愁思

哭天益

城北破廬下于今忽後過魂尋電社去恨集北堂多六極何緣備七哀不可廢故人來掛劍愁絕唱虞歌

病起偶作

人傳楓葉滿秋江病久詩豪氣未降聽雁詩成屬國信看燈花就

向陽窗日松蘿露白烹仙骨桑落鄰香傍酒紅幾日簸與長遠出客
來兒子姓知麗

祀灶次大人韻

高臥心堪質兒神漫勞鏡社貼宜春剃裏色封含飴後犬子嬌癡
放爆辰方愧析新勿克荷敢思邀揆或因人上天若問經年事一
片勞愁不美新

蕙江同春明先生作

象此百尺傲層樓四望烟霞一例收捫蝨目中無鼠子投竿江上
有羊裘輕雲不送瀟陽雁落照難聽喚雨鳩及譽十年霜葉落抱
懷散盡氣橫秋

送張茂滋歸雲間

夜夜高樓証古今經年羈客動離音投懲翰國隔舟雨極目雲間

幾樹陰留別商量難自主喜悲交集莫為心首山越水從來恨次
弟歸程興共深

此先生觀日堂吟卷也音格略與春明相似雖不足以盡
其詩然大略淒清危苦之音因其時而發固疑其不永天
年至于遭此慘禍竟至橫屠則悲意此料也萬曆季野修
寧府志嘗為先生作傳今新志又刪之則以其後人式微
之故也是集出而行世其且以争光谷音中人物乎

葉都司謙字天益殉難武畧將軍紳曾孫也本安慶潛山人葉氏世為衛官武略殉倭難于嘉靖間至先生以文起工詩乙酉七月豫于義志介公募府以督運𨍭輸功由千戶授守備再議敘晉都司丙戌六月殁戰時先生年甫二十感憤橫厲謂其母曰我宗勛爵雖微然其為世臣則一也此而可忘孰不可忘家藏千戶遺袍時出曝之即流涕曰是茜色者尚其當年沙場戰血相染紅也今孫輩之生存愧吾祖矣卧居在城北為賜地破壞不堪朋友輩欲割宅居之謝曰是一椽者授之天府為先將軍卧跣之上弗敢易一時為之駐城北破廬詩桐城方子留畤士也一見先生大奇以為嚴事之友哀悲日甚為人既介潔絲粟不肯妄取以此日益貧課徒養母三十尚未娶又二年染疾卒陸春明約同志養其母終身嗚呼有明置衛于吾寧其曾指揮

者二十八姓其千戶以下不可勝數最著爲葛氏其次爲施氏皆官至開府萬氏世以忠節理學經濟見施氏亦有詞章葉氏雖有武畧死事而門閥遠遜之國難而後葛氏有後施氏有仲吳葉氏有先生其显以報國者三姓子弟而已萬氏子弟鵲起盛乎

本朝故叙光日以旁皖仲吳之馬革裹尸賴其甥鄭高州寒村至今世守祭祀故尚有知之者而先生之責志而死子身無後宗支與世爵並斬吾鄉之人莫能舉其姓氏可爲痛哭者也嗚呼志士孤行一意歛葬此身固不求身後之名然不應以其不求也而竟使之泯然與草木同腐是則予之責以垃然不能自已者也然自予求先生詩幾如宋玉招魂上下東西旁求兀[illegible]其力已盡僅得二者或曰得此二者亦已显矣

敬跋先將軍忠勇卷後

百年重作大招辭地老天荒別有悲我祖豈知王氏臘阿孫欲向亶淵夷可憐重向流離後爲溯從前戰伐奇血路心城如可問敢將入洛玷宗支

佩公約同社爲予賦城北破虜詞予因以名其集即次元韻

孤兒慚愧項燕孫九死空存散漫魂尺土早非南戒有一椽尚喜北墉存墻下薇蕨驚孜井晚中蘭芷止當門諸公厚意良報難且過荒齋話一尊

二詞當白和者極多名爲一集今求之不可得然如春明香谷余公生、以及鄧山諸詩尚有存者別見諸卷因嘆有明養士之报如諸先生者皆出自布衣年少良爲前代卧希然而蘭摧玉折幾至泯然不傳斯亦爲之何哉

余錦衣燾字生[illegible]一字眉生本四川青州人肅敏公子俊後也以世襲錦衣故家京師甲申挈家南來出入諸幕府或云嘗以部曹監軍或云曾為逋守乙酉至鄞自是居湖上二十餘年陸春明觀月堂七子之集先生泣其監當夜半坐湖上或謳或泣感戚可念已而出游中原甚倦復歸鄞一日題人扇上曰四明余燾先大父誚之曰此所謂此間樂不思漢者耶先生為之流涕汎瀾乃署所居曰借鑑樓先生善飲酒醉後即罵座子書亦以醉後益奇高武部隱學從先生聞甲申京師仁事載酒餉之先生為述諸烈婦事以續十九忠臣之後浮白一度痛哭一度怒罵一度如是者連日夕不止晚年游吳門又遊邗上竟以客死自手採詩逢人求借鑑樓集為之搜葺然不可得今先錄其存者以待之

贈周乘六辭貢

南村、水繞村流遶林宛轉炊烟稠中有一士居高樓忼慨激烈世莫儔我儀其人經千秋恨不負笈從之游腹笥千卷資冥搜文章制作控刻報譽自惜明主求功名炫赫豈籌吁嗟國破身如囚棄擲富貴如浮漚潔身屏跡山岩幽披襟日狎鳧與鷗猶教附逆徒貽羞腥羶豈得汙君裘逍遙今日沾王休感恢雪涕識國讎義君有才可不憂中夙指日頌王猷酒酣拔劍為君起早斗搖落風颼、

題將軍葉氏忠勇卷即次其孫謙韻

哀挽忠魂昔有辭從今追溯更堪悲當年矢志期酬國此日聞孫不事夸家學淵源臣節在世勛流播戰功奇君恩厚重公能报洒泪臨風恨莫支

寶籍軒兄弟唱和之三

董隱君德偕字華公一字碩仙同知應圭子也與其兄德偁字生慈水馮都御史留仙為文社以東林通消息被故相黨部之罘隱君兄弟並繫其閒徵君稍和平隱君跌宕自豪千金一諾雖徵君亦自謂弗如也江干師起多薦之者以母喪不出而傾家輸餉事去其家蕩然感憤日甚惟多為長夜之飲隱君自奉素豐至是減炊減灶況味逼仄其後并酒錢亦不可得徵君日推以給之隱君藉以得济然而殘山剩水戚戚無已遂成痹疾卒君子哀之所著風騷青瑣集今不存子元璐別有傳

聞變四首

書生痛哭未為狂國士如麻葉道旁逋使直傳內閣急大官猶擁

耳鈴忙乍聞豕突歛威斗可有龍蟠水建康休新涉河歸毫事只今鴛驛駐何方

十二國營書偃旂愁、食肉者謀之那知鐵騎圍城日已是宮車要駕時千里蠟書飛不到幾痕碧血冷犹澌燕雲黯淡迷軒寢泉路君臣相見期

腸斷山圍土一坏冬青好曾六陵愁青燐月下明西苑紅葉秋深爛御溝鳶輅寂寥停輦道虎符忼慨祖炎刘頒為厲鬼應誰是多少蕭人胥并謀

雨墜梅黃刺眼飛披茉立杖濕龍旂弓弯神臂狠星报騎建旌頭係悵飛樂部慣吹双淚下朝堂忍見納肝布高皇功績符龍準炎祚寧教竟式微

憫乱

一到錢塘渡不難江頭草色騎還殘已教天塹投鞭斷再上吳山立馬看孤注更無饒寇準背城誰復擁田單羣公既不俱生義莫謂色胥誓可寒

時事

時事傷心嘆徙薪瘡痍誰復起斯民諸君減食呼庚癸野老吞聲哭甲申南畝盡荒烟燒冷北兵不至羽書頻只今何處桃源在泥說當年有避秦

秋雨

去年無夏旱魃秋潦又淋漓穫稻方生耳愁霖尚識絲青梧垂病葉白荳落荒籬辛免催租吏逢門閉自宜

董隱君德仕字夏公一字介子同知應圭少子也兄弟八人其第五即徵君天鑑其第六筆公徵君頗中和而筆公近于狂隱君則近乎狷丙戌之夏隱君忼慨無生之心役水者數矣以救得免快、求死自題其栗主曰生于萬歷某年某月某日卒于崇禎甲申後二年某月某日隱君兄弟三人皆好義勤施于人而不有其德己丑竟以縱酒卒隱君于兄弟三人最先卒又六年而筆公卒又六年而徵君卒

秋雨

雨暘不可期下民多怨咨如何昊空上顛倒失斗施秋炎勝末夏裸浴思氷池薄暮騰晦冥中霄降滂濆弥連無霽色沓緯上茅茨已見返照紅側枕敎絲、回思及早秋大川絕連漪陰雲稍鬱升飄風輒散之占象竟罔裁莫辨畢與箕安得萬丈梯面訴風雨司

大抵運元化人減終為私

晨起

水鄉更漏希殘日起東谷侵晨戒前路敵鐘吠早粥魚子賣溪蝦一錢易一掬我躬容吐當徐、獨盥浴白毡寒水脫延眺緲遠目颯爽我條風逆水破浪速隔船遥相喚厨下烹韭熟空明拖樓底懽然果吾腹飯罷復奚為古調詩

即事

幽意頗自愜出門心已非人言從後進吾道類東歸風色寒星劍霜花老褐衣因思晉阮籍清嘯與時違

董隱君隆吉字長卿一字棟如徵君德偁兄子也徵君于兄弟七人中居第五其弟德脩德仕與徵君齊名先生于諸子中最杰出隨諸父遊壇社間盛有才氣陸行人文虎嘆其奇氣酷類華公徵君兄弟友愛先生守其家法分肥共瘦即异居無不晨夕聚歡國亡弃其諸生悒、不樂縱酒罵座人多避之時徵君兄弟皆縱酒無日不醉先生更豪爽、罷即飲、醉即罵之曰或諸之曰先生為文虎所知文虎毒罵人先生亦善罵有是哉其神肖也然文虎受紫柏戒先生何不亦讀其書先生瞋目曰紫柏何為者不過覓而依耳惜不遇我、即罵之四座大笑晚得酒疾而罵益甚陝恭潔公無嗣繼子贊梔頗不率常衣短後衣戴笠佩刀策馬馳市中先生見之罵曰不謂恭潔有此奴才贊梔下馬捽之市人趨救而一擊傷濕遂害歸臥四月不起徵君允

瑶瑁吾丁外艱後極困衣不備無食不偹廿旨冬夜共吾婦背相抵取煖和雍于母臥餘饘自啜而兄獨周我無算至為嫂氏所詬而斥之終無難色更為我謀行李使糊口四方此其不可負而李隱君鄞嗣亦哭之曰人誰無過苦不自知長卿死吾輩求聞其罵以當規瑱不可得蓋先生大節在故國至性在家庭直道在朋友古所稱獨行之士庶幾近之子元良亦孝友元良亡而先生遺文多散失張君寧永求得其殘本論定為此卷

北窗感懷寄秦雄

今我臥北窗左琴而右史琴以鳴猗蘭相誓述大始史以侑悲吟对在故紙何以必北窗其意蓋南指王氣在空同天心尚眷正謂君共肯來清談消塵滓

楫子行

樨子見子異鬚眉彷彿却寄山中誰問子欲言三嘆息故山有家徧盜賊盜賊于人祇稍可更有人兮且殺我癰戴異腰銅猛獸冠義旂两字帶笑看羽書往復知誰止但但芻糧供使令征稅三輸一手專此身倚吡兼求元官符至下比屋痛市有鬻人家賈共提召悪里相嚇嚱妻寒兒餓不敢啼弃捐田宅走東此豈知此地復如是姓氏今為役隸期欲居不可歸無時雞犬但盡桑麻隣聳閭戸外羅行陳人說王師過未真生死不自為誰氏語罷泣然泣不止予色為尔憐不起君不見延秋門上一老烏夜叫蜀鵑嗚嗚、予亦需彼春陵赤伏符

山人勸酒

月冥兮烟濛山发、兮林叢、能致于雲上胡為乎泥中我縱斷之得安從衣、猿鶴衣草光流泉出咽風雲颯我欲天風為帚箒

石為龔手排閶闔開曨曨姮娥斂嬌明光宮屏翳揮斥驅豐隆𥉐簾瑤席陳金鐘將勸酒勸酒赤皇公皇公一飲鯨空吐擊洪鐘鸑鷟熊熊無復鳴、乳缶悲秋虫彈篌聲筑徒心惘何如簫鳳鼓騰龍洋、兮東海煉石兮霞紅蓬萊諸老未始無神功欲往從之顏返童噫嘻吁狼牙霓翼當閑衝白蛇横路如長虹手撫劍空穹窿

看山

遠近看山好登樓一望宜追尋無俗累長嘯下天知深谷頑龍卧危峦喬木支相將忘世乱不必問何時

丁酉九日作

十夕不成寢搔頭得素絲豈緣怜破戭祇覺忘孤幃萬緘中宵集幽懷落月知亦云天地廣惝恍欲何之

近日添新恨勞途哭海隅生成那得負氣運逆來應休計莫焚書卷

才非耐釣鈎可知雲外志未識稻粱謀

仗劍中宵起愁思千里行曉來天際望淚盡寸心明華髮高堂意

青衫稚子情不堪揮手去何以慰心旌

柬晉公叔

肉食那堪共事幾唐家雞犬已隨飛石花畦畔詩名脆君蕊亭前

酒力胞何亂看來亦可愧絕焦從此不妨歸且須掩戶課蔬譜也

當西山續命菽

續耆舊卷六十

諸遺民之一

周隱君容字鄮山一字壓堂諸生名之子也少即工詩錢侍郎牧齋稱之謂之獨鳥呼春九鐘鳴霜此見詩人無及之者國難後弃諸生放浪湖山負才使氣飲酒輒數斗白眼罵座世多方之徐文長不知非其倫也先生本不欲以山澤癯吝篇什者遭逢喪亂有激而成即其淑徐侍御心水一事要非東西人物不足語此先生亦知名時首為侍御此識揄揚不啻口出海氛四起多求雁緐于內地御史一日游山莊為士兵突至縛之去寘西平將軍王朝先營索餉數萬不得囚水泡中戚友莫敢赴先生故常往來海上諸營多相識者挺身往請云朝先握手道故遣釋御史歸而部中大譁謂是必周生受賄來請或力而拘或斬

而冤將軍乃為白面書生欺也耶翺先故武人怨發捴下先生獄搒掠之先生不屈座客方伯侶鵠旋吉力救之沈閣學彤菴亦以為言伯侶等文令朝先之卧脈請之得放还然先生自是壁因自署壁堂嗚呼由其報知己也觀之而君臣父子可知矣難定遊迹徧天下卧之稱有詩雅之書兼善西好硏諸能領一座嘗在閩中或以千金屬一事揮去勿顧于浙最厚查方舟于山右最厚傅青主申鳧盟于江右則王于一于吳則于公治紀伯紫于閩則許有介丙戌丁亥之間嘗盡剃其髮為僧卧稱釋茂山是者也未幾还服蓋先生以養親故不得不索食索食故不得不出游故間或不能不委蛇而其胸中磊砢勃苑之氣則無日得平也嘗自言其詩字裡有血殺外有涓既年已倦游適有非意干之者乃復束裝已而有詞科之辟朝臣爭欲羅之先

生以死力辭次年卒于京邸年六十一頗為貴交所負幾不得斂且有欲取其集以去者媚其僕介哥而介哥痛哭持之得以無失所著即春酒堂集詩十卷文集四卷詩話一卷翁洲志一卷翁洲死事諸公傳一集顧其秘諸未嘗令人得見之託言焚于火其實無恙也予與其先生子宛春遊力請之卒不能得宛春卒不可問矣

先生自序其詩曰初意竟不存詩愧詩也客燈無事自相勸勉取所藏詩稾選而錄之隨錄隨焚、若殆十之七吾未知錄者之無可焚而焚者之必不可錄然其係于詩之工拙也抑或不係于詩之工拙與讀予詩者苟有能咨嗟宛轉于是則錄者之中即可以得焚者之意予殆不悔存詩矣

先生論詩以為千古來屈大夫杜拾遺後鄭所南有其性而筆墨圅蓋于大雅無當此先生所以嘿自位置知此乃識先生與楊犹輩唱和之作非其性也所謂委需食者也

髮冢銘

鄭山周子生值斯世而願為僧僧者謂滌除煩惱而去身之累也身之累亦多矣而介介于髮髮之累人獨重矣人之始生弥月始薙髮自此以至總角月必一剃凡小兒聞薙髮俱走匿奔避父母以核果餌之犹號泣不肯豈真有所痛苦哉小兒天性未剃戀于其同本而悲于其將離也予幼時不然見奔匿號泣者輒笑就母懷索沐受薙無少異究能忍心而割戀有僧道矣丙戌七月之二十四日于青當山薙髮為僧誠所以安是髮者安之水予曰髮分精氣亦能有神苟其流于海外諸島于禍福以受蠻夷之血食不

可曰為妖蛟靈鼉此得借尓氣魄以乱風雨不可安之火乎曰兵火互觸兕滿于烟莾其馳逐青燐乘怨毒之氣中于草本以乱禽獸不可曰燒為塵灰游漾天地使迴風無知吹入纓袂為豪貴所拂拭不可其瘞之乃卜于青雷之陽依山接流羣岡趋令風不射寒水不中潰骸汙骼安于是不封不樹石而銘之莫能相留遂至于此儒因難言僧亦可恥嗟哉為僧始則今始

岳忠武王墓

西湖風月中須得有王墓纔壯山河色勿為花柳娛日落槐陰寒鳥栖松濤怒客來意蕭森常似涼秋暮　馬嘶夜半靈旂捲雲路中原深未收湖波沒沙步

金龍廟詩

神謝姓諱緒会稽諸生宋末自沉苕水誓曰黃河逆流吾

成神日也洪武初海牙之戰河忽北指且入夢封王立廟

云

寂寞一書生其天卑大運先將百年事了、自拜信閫閻夜徒符旌旃雲結陣始驚岩水力能奮河流順頎已驗張巡恨更酬伍員將夢逢青浦恭承聖主問輝煌異姓封爵視蕭曹並朱英拂貝胄赤手露霜及至今廟貌中赫然有餘忿

荊卿舊居

刺客有餘烈千古崇其鄉非因刺客榮深惡秦氏强勢穷身自聏翻令侍者忙天日為改度匹夫生輝光萬乘環柱走何必沙郎之昔過易水陰今來淇水湯土民指卿居似或登其堂不聞擊筑客惨淡斜暉黄沙蕭竟何書臨風一傍徨

枯桑詩

萬歷間餘杭大水漂泊陽橋村、有孝子胡文烇負其母依枯桑枝、欲折孝子支以肩其力得免時妻挈其兒漂過其旁不顧

大水何處來枯桑不自計仰藉孝子力遂得守根柢孝子既有妻孝子復有子豈忘恩愛深一肩母在此救母、可生救妻、只死此心難兩持揮手謝妻子我非死我妻、死為娥伐聞知夫子心瞑目應不悔孝子謂枯桑皇天同努力誓分身上膏為尔生春色枯桑答孝子久乎託君門感君能事願結為弟昆大水濁且愚無眸識孝子尔桑敢我爭偎僂又何博枯桑責尔水天地有大經感當哀歌胡為毀令名大水慚愧去日出母子寤枯桑兩相看不見古擇處孝子肩已穿枯桑腰半裂行人拜枯桑誰向空桑出至今溪水平不到枯桑根上栖五夜烏下長三春護

題桃源圖

桃花日、長作春丹崖翠巘絕紅塵甲子莫傳晉魏歷兒童、皆是羲軒人秦始當年并六國干戈叐：生荊棘猶留此地種桃花誰謂始皇竭兵刀何處漁翁不相識溪流有徑無心得竟作新鄰雨勿嫌白雲回首藏春色珍重山中一徑苔何堪晉魏人來日秦王沒後秦王起桃源更有桃源幾烟水如通太守車縣官簿吏僧祖始太守自歸花月見漁人再往莫再歸

飲酒詩

三日不調弦十指生荊棘三日不飲酒千峰起胸臆良年識天真苦受塵事逸庶幾藉酣餘坦然任語默既冥陶令憂併忘阮公識咫尺武陵溪一尺桃花色

盂蘭盆会詩

鐘磬聲中說梁黍老僧高座兒相語陰風吹火、色青唧、如聞
呼爾洪前日城南戰馬還犬嘷鳴喙齧殘幽魄夜已吞聲泣血
腥兵氣衝人寒敲鼓僧維莫太息怨繞今古前鋒合匆、曳劍裹
創行欲食不食拋殘粒年前灯火靜乾坤剩粟煮羹稱酒尊但見
座中多皓首那問天上走飢魂飢魂逐露、無影可有妻兒望鄉
井今宵庶籍乞僧慈洒然歸來忽悲哽民間又斷炊烟青米斗二
千死滿城未死之民羨僧鼓頭求為鬼沾殘羹燭底漏鼓鬼逾集
倡窄庭檐排不入雞又欲鳴可奈何莫致露與星光濕

一　重作伍相國神絃曲

春水幾紅霜幾白雁背將、燕棋赤劍池水寒虎氣息文種墓邊
生野麥服前唐江水窄日月千年同一源折芙蓉採縴蘋恭荐
羔羊兮膾鮮鱗相國來兮馬似銀醉醴酒兮慰我民指揮潮神撫

怒嗔來往舟楫多苦辛平波安穩鷺鷥碧遠浦漁歌一橫笛

于忠肅公墓前作

獨石城南慧星舞十萬長鞭似芥雨于公手挂半壁天搏得湖山三尺土龍文御碣何崔巍俎豆一堂鐘鼓陪高樹颼颼陰風起夕陽似有神灵來君不見伍員賜裁韓信族死後遺骸誰賡續又不見鄂王空葬湖兆汀飛鳥自高狗自烹丈夫但得大功成西市戮刀心亦平石人束甲氣何怒石馬加銜鞍已具匆匆却似調軍時雲嶺仍往獨石路

題射虎圖

白描神品龍眠子颯颯風生絹素裡草枯樹震野色昏虎爪馬蹄爭尺咫將軍云是隴西李從騎兩三左右揹一騎發矢中虎脊虎尻直矗尾振眉力虎虎似知有將軍眼光怒射將軍直將軍側身迴

法鉄欲不洞胸勢不得矣發未發頃刻間翻教此兜生千年西意不料觀者意當取覩者心神懸捲卷時如見兜死開卷復見吃嗏起我今忽作杜少陵短衣落日過小過亭

老婦歎

有婦西鄰嫠已留盛年矢志空床過一朝忽念秋衾冷夜氣貪看星渡河夜衣重尋双鸞螺紅裙重剪嫁時羅自謂弓腰宜舞袖頷隨猴隊上明駝黃金須買延壽多先買青春、去何

虎邱

入院冷花簿春老此處偏千年王霸地三月女兒天茶社分亭幔歌台聚酒船那能無一醉隔岸已啼鵑

蚤起

四海人同夢雞聲忽起予千秋心未已一日事何如酒趣刻偕滅

年華鄧禹虛凭欄空自笑抱甕灌園疏

閉門

死生交友盡成敗古今壹玩世如貪酒娛親只讀書園丁縱歲懶
菜甲入春蹤蒿徑原無迹何須閉草廬

聞徐心水難朱君爽過高

中夜旁皇始入晨值君隨意過江津保安未及謀為價元直何從
歸就親肯有嘆叔交道盡緣知新策官資貧傷心不信當年史好
事紛、屬古人

赴救心水別君爽

高樹鷹寒坐積霖毅中短停待晴陰居行名盡明朝力功罪俱成
是日心有舌存堪衝白及此身殘莫抵黃、計命程為指盈符祝弟
一花開酒共斟

海中晤心水先生

獨携夜雨赴兼程軍令崎嶇第九營放胆呼舟輕似蝶懸身入榻户如盟午潮月射蛟龍氣別嶕風分戴角鳴旦握手且須收痛哭小來已誓不虛行

鹿島送心水歸

日又將斜潮人平無須多語竟前行各然諾成功命獨剩波濤想五誠趙使不須同壁上從秦閱可非待鷄鳴渡西姑向來時路應有魂留在五更

贈別

傳說扁舟笠澤漁藏名鴟夷更何如城边夫毋王孫飯橋上神仙孺子書風雨一天寒六月干戈千載斷逢叢相逢相別相沉醉自愧清狂習未除

村居

登樓閒天吹小艇到寒塘有客不相識來尋春酒堂

秋菊循籬密寒梅傍澗斜幽嫌春色鬧不種牡丹花

汶上遇盜

車馬匆匆日又斜橋南橋北祇須臾忽逢豪客來相問携有明珠是淚珠

附孺人金述字友之乙酉訛傳兵入城時方衽不能避乃作

素羅素羅兮婦時藏病遭兵變兮伴汝已有女甫生兮累汝父吾潔吾身兮尋已親而徜徉

思舊館八子之一

先大父思舊館之集惟先生與柳堂先生二集尚無恙外此則李文瞿樵存十五林文函石存十一而駱文寒厓閔文峻伯竟不可得即先儀部詩亦已矣捃摭叢殘爲之浩嘆

周公子嗣昇字長如一字虛舟光祿丞元孚子也少有詩名中年目翳口授不倦兄弟子女姬媵至前皆令爲書記其詩至萬首有餘大都感懷喪亂之音而王孫之故態名士之風流不以憔悴而減也先生先贈侍御二何先生之甥二何則楊尚寶次莊之孫而先生之孫則萬五河管村四世相承宅相不替亦詩人之跡少管村叙先生集曰次莊身不及中人老致仕居家病瘻

背隆、然方巾布袍狀貌古質二何身長多髯音節宏亮鮮衣高履雄談傾座犹憶吾外王父為主二先生為賓諸舅以次侍酒酣笑語予方六七歲行户外次莊輒抱置膝上賚以果餌摩頂弄之曰此將種也次莊之詩工組練善索而以嚴滄浪此論為宗何二之詩天才橫溢縱筆直書光怪不可逼視其時舅氏最長能以詩與二先生更唱迭和上下其議論自嬰喪乱相継坎坷以死舅氏亦病每過外家每復向時賓從之盛而舅氏之集獨以大乃以四世甥舅之傳余予序之余自惟曲核精工不如次莊瑰奇不如二何雅韻鏗鏘不如舅四世之法故焉莫任且自次莊以至舅氏皆得之家學不相授受山鳴谷應各成其妙此以尤难嗟乎世俗日下一輩親姻相微逐者服食貴身而已稍進之不過場屋舉業之陋求如前輩風味不可得復故予

敘此集不禁其㣲〻言之也管仲之敘豈以忠吾鄉世家盛衰之感沁人心脾爰備述之但憶村兒見殆七十年以前故家尚有典型之遺可以髣髴豈知凌夷以至于今一切吾鄉巨室消沉泪沒無門唱酬墜緒渺然即尋採詩之役求諸無告其可感恨又何如也

抑畏姪殉江都

背城誓死更何之怕讀孤臣絕命詞淮漢即今懸日月鄧江自此照鬚眉殘軀猶敵銅符墜斷臂難回寶鼎移烟雨迷離付西路矣旄衣〻泣瘡夷

七夕篇

吟鴻嘹嚦怨寥廓一葉梧桐猶未落雲母屏間列宿疏水晶簾外浮空濤紫陌笙歌窗禁布誰家砧杵搗羅衣織牽五紙流螢砌虫

綢雕盤織錦機銀河水落澄于練瑤臺綺閣時相見鸞歌鳳吹簇香車九華絳蠟明孔雀白榆金粟露華深絲紋霓旌別殿臨獨怜今夜情何限侍備鴛鴦都罷針一年一度空如許香衣錦葉涼飈肇何事頭煩此鳥鵲何事重分此牛女矯首乘槎天上行迢遞使節倚雲平黃姑織女知何在河漢分明待濯纓

採蓮曲

秋江寥泬明如鏡照出紅粧水底靜不知是妾是荷花但取芳心兩相映柔荑兆脫輕搖櫓鳳簫細按想思譜香風遠度綃羅叢日斜惆悵歸南浦

琵琶曲

菉荑錦帶玉鉤斜美人愁坐把琵琶冰絃既整嬌無語待問多情向落花彈盡枝頭花片、随風飄蕩无涯可恰玉勒青驄馬一

去秦川歸十路險此曲花前風裊裊羅彈指上浜如麻願言此作
双飛燕華屋青深早到家

夜坐感懷

中宵轉覺道心生怪聽危時石磴聲漫謂雅歌能退敵敢言杯酒
共論兵蓮花匣裏鳴龍劍荆棘叢頭伏管城兀坐不知更漏永鄰
嗟毛骨山身輕

傷華吉甫

風沙怪爾拂征鞍漫擬屠山把劍看白馬直教天共老黃羊自分
盡多寒却慚仕路偷生面獨許儒流剩義肝臨死從容歌正氣董
狐直筆定难刊

挽揚瑤仲昆季

顛連多難竟何云揆血笑流未敢聞祇是蒼梧迷夜月却恰孤竹

映秋雲傷心馬革依京關回首龍泉忘海瀆俠烈于今堪並記一行鴻雁不離羣

野哭

野哭餘荒草無人問子遺黃雲低魯殿黑霧擁馮夷左翼迷前隊狂風失此期劍花吹不報血淚雨行垂

寒夜

雨滴簷瓴斷匡床寒氣侵淒凉千里夢飄泊五更心不用彈長鋏猶疑盡短簪漸來知已盡無復問佳音

萬甥貞一以詩來

伊我舅兮非堂舅之舅兮齊莊相與談詩及頡頏詞華直發天地房中原哉鼓逐相望惟時周子尚渺茫束髮欲承謦欬香時出偏師綴末行二公掀髯笑我狂賚以果餌我不忘嗚呼知我等生

一知半解中心藏烽烟遍地詩壇荒故國詩人賞志狂兼東詩草

殉北邙誰復知之詩派良乃兮甥也志激昂兮我甥兮稱上裘娩

我逢緫兩鬢霜早已才盡如江郎高山空峩、流水空湯、幾回

紘絶撫空床聊復爲尓引百觴尚共相宅李重光

挽王水功

每歌伐木憶離羣自斷孤鴻泣漢雲直節豈天回地老貞心莫閒

古今分十行信史田横泪幾字残碑李札情才士漫教空載酒長

嗟遺草吠秋墳

先生鵑音集三十卷予最爱其讀登對樓詩曰布衣仗劍從

畢日鐵笛清歌奏凱叙海曲高牙孤日影江山小隊百花明

罵出粛則緋衣氣象宛然　其書坡仙集後曰笑談詞賦低

千峡怒罵文章吸百川　雪燈曰聞蛍一片寒生談劍劃無

心冷到烟銀燭既燒殘碧椀玉缸漸煖温青氊墨牡丹云百寶欄前烟作幔沉香亭際墨生　夢中得句云天開霞散綺月出露圍沙　暮春云蚓歌繞砌曾無了蛙鼓連阡亦自喧　喜晴云鷗兒翻白水鸛鶴負青天　初夏云竹披嫩粉除新籜荷棒明珠溜小盤　徐步云野花隨意發山鳥向人鳴　人日云酒添春色煖花映燭光寒　又云梅花慰我向含笑柏葉輸君醉自泥　秋水云月浮平岍澗雲渡落溪深

思舊館八子之一

朱柳堂鉞字君爽休寧令圓嶠公子少入鄞庠家業饒裕藏古鼎法書名西國變後罹祝融之災又好結客資產蕩廢然君風流隽雅毫不介懷手抄遺文數百卷名朱氏藏書弃去青衫惟終日酣飲以澆磊塊有刘百倫阮嗣宗之風

和張蒼水歸故里

松柏不改操蒲柳逐時遷秉性各有異少年共大年恨心甘玉碎顏甲且瓦全人生垂竹帛豈必盡凌烟世謂留王智我謂文陸賢卧悵冠冕裂殊丑鬚眉憐利劍不在手悲歌亦徒然精衛銜寸木奚時成高巔我自盡我事無勞來煩言或者百歲後聞風起懦頑賤命誰倏忽天道有時旋騎箕哭帝廷忍使厄運連回首謝故人

守此方寸堅九泉重晤面庶幾無愧焉

紀事

己未歲鄉中盛傳有採肝賊初意訛言後果有獲而正法者

天地正蹈躤復嗟行路難飢寒民不恕傷割骨肉剜荒村獨旅處處、殺悲酸借問酸者誰貫禍生肝肺昨朝垂髫兒腰間痕處刀瘢今晨少年婦剖腹如探丸未審將何施滔天惡業漫奸謀倏敗露駢首懸長竿此鬼尚悵、对月發哀嘆借問歎奚冤答言我罪寃千求辛一偶萬姓或十殘試看虎而冠全軀恣飽餐餘甘及家室人命雞豚覩輕重望相較天高容易瞞

閏廿月十九誌感

緬愁混沌開節序固分別業落驗秋來春生悟草茁大撓強解事

紀歷紛更迭使我逢不辰甲申憶三月日復記十九天摧亦地裂四十六春來終天恨難雪歲、登西臺北望徒哽咽何堪今年閏日月復重說故老盡凋零幼壯忌一切欲將往事陳相視怪饒舌晨興苦雨凄酸似令節忽聞杜鵑啼中懷生百結試看枝上痕眞淚俱成血

黃公故蹟

鄞西鄉有黃公林後訛為黃姑林廟遂祀女像

商山聊寄采芝罵本是東西南北客偶然遊戲漢廷歸居鄉紫陌建難冣就中黃公產吾鄞什翔之對殊為眞我嘗曳杖尋遺蹟荒村古廟修明禋低頭欲拜瞻遺忽見笄珈少姝仿不知更易始何朝仰觀題額益枉妄公姑頓改駐誰誤牛郎誰識織女座他年河伯婦稱尊竊恐又奪先生塋自從亥豕魯魚訛十嫁五贅強執柯

當年孔門弟白牛頭角定崖歲雪都峽深寒信早淮陰何幸荐蘋藻安得梁公同一炬妖羽淫祠海為婦吁嗟黃公生此時偉然衣冠何以施不如土偶加巾幗春秋高座飽牲犧

臈盡獨步

歸螢殘年勢莫招空庭閒步梯層霄故人厭世成新鬼好友逢時忘久要天愛黑甜恆　睡理尋元箸若难起經年幻梦同泡滅得鹿还痴失覆蕉

癸丑三月十九日立夏

昔年此日泣遺弓三十年華似轉蓬鶴歸魂迷凝碧沼老鵑啟怨景陽宮啟心梅子頻頻綠血淚櫻桃故故紅寢廟荒蕪靈爽麥西臺憑弔幾人同

卜居

白髮公然不恕頭青山何地可栖遲思还盤谷消長日欲傍清溪浣宿愁疆界畫教芝菊入池塘劵取鷺鷗浮茅檐已欵風和月當把琴書一載舟

自慰

已荷天公許放閒何須絏縛與沙國一生春夢埋頭過萬事冬烘冷眼看燕子自因桃李熟梅花只守雪霜寒點金未敢勞仙指頑乞人間辟穀丹

三月十九日與友人談友澹歸貽梅村詩有感和其原韻

五十年来屈指思眼前白髮昔嬰兒乾坤顛倒忘初位日月沉埋異昔時十郡喪心甘置酒一僧冷眼獨吟詩與君重洒新亭泪話到傷懷欲醉危

吳梅村于三月十九日集十郡名士置酒高會于鴛湖席

半有僧織詩投入啟視一座失色訪之知為澹歸所作澹歸原名堡金姓字道隱庚辰進士永歷後為僧原詩云十郡名賢請自思座中若個是男兒鼎湖难挽龍鱗日鴆水爭持牛耳時哭盡冬青徒有泪歌殊凝碧竟無詩故陵麦飯誰澆取嬴得空堂酒滿卮

哭錢蟄菴

學道于今不計年釋子儒耶孰能攀獨將一死同兒戲誰是鴻毛誰泰山

思舊館八子之二

林評事弘珪字用圭一字函石國子博士祚隆子也國博兄弟西明先生以名德重雪蛟先生以義俠重國博于其中稍為斂抑而先生一振之自少追隨諸父唱和有盛名書法亦蒼渾崇正己卯誤中副車時世父少宰方在津要國博亦以薦舉挈先生入京頗皆不欲以少宰得官後挈先生南歸論者有鷹倚崖峙碧梧翠竹之目已而天下方亂先生父子並受江上一官然不得有所展卒歸而杜門著書談寓筆語幾數十卷頗近酉陽雜俎簞瓢不給而處之怡然予嘗見其與友人短箋稱貸二金以買米可以知其窮矣顧其悲憤則別有在也先生之詩絕工蓋不下五十首尚屬草稿及其身後槐庭風雅漸淪子孫無為收

拾者盡飽餓鼠及予採詩之役從其家求之破巻故紙漫漶滅
没不滿二百為之三嘆乃詮次得數首存之然亦足以傳矣

先宮詹為湖上之集其中林大參周副使尤相厚故皆重
之婚姻先舍人為大參婿周光祿為宮詹婿光祿長子為
西明長子婿而先儀部于思舊社中與評事最密三家詩
統相傳不替歲時過從抓想酬和湖上諸公後人莫如三
家今皆衰不可支矣

姚山期曰用圭風格高古戛而不困絕去雕飾天然絕俗
有長嘯風霄寂然霜曉之況蓋其得之古人者深矣

蕭伯閣同年贈予以妾已完璧歸趙矣陳子寧詩来答之
未有君平寒食詩曾無駿馬換嬌姿林逋悵冷梅花夢依舊西冷
看鶴時

寄北平姚雨期同年

曉風過雨碧雲浮遥遞寄尋詩到渡頭一幅輞川花欲曉數杯彭澤月俱幽笑談有鶴能懷古坐臥皆山不碍秋遺世已忘身外事何須開卷學巢由

丁酉小春同姚山期葛同果萬考叔董次公天鑑徐石客集天一閣和姚韻

我馬生塵脂霜寒載酒船春風思縱坐冬日愛餘年飲者咸稱聖為之犹已賢名山尋副讀翰墨醮香泉

晋沈琟前漢歌為五言五句古未有此詩格也春日同董墨陽楊竹畝雪芟六叔限韻漫效此体

淡淡坐春風寒梅綻雨紅奇探下帷處遂豆嗣文中落日一樽同

捺瓢三尺能却惧墨名留阪峻不可下梯天不可登悲歌當未曾

先大父贈公諱吾騏字聿胥一字北空先太僕長子也乙酉六月太常在錢莊二公幕府大父年十七從行議赴都堂授官力辭已而事去絕意進取太常避兵東錢湖东丁亥王評事與施社管江之師頗通消息未幾大兵四合王評事出走投止予家太常他出大父請評事伏山房以視變評事欲赴海上一飯遂去中途被执太常思舊舘有云早能聽孺子或得脫叢中蓋謂此也事定返城居已為兵所踞并藏書一無存者太常悒悒以卒大父東還西徙然不肯妄交一人以是窮益甚王常博欲葬楊推官兄弟骨而不克門人書太僕遠思成其志大父為裒其事既畢為文哭告于常博之墓性至峻子弟至前者不敢妄有言笑終日危坐嘯咏或臨風隕涕大父不多作詩晚年手抄一卷所存祇百餘首餘皆删之思舊舘八子柳堂最哀燕樂有承平

王孫之風而大父以清苦不求人知今卽以此存詩槪之並旦以見其人矣丙子卒得年六十有八初大父與王大令道宏為中表少同學大令貴大父以出處既異還往甚簡及先和州公墓田為豪強所吞大父嘆曰是非土室柴車人所能及也遂不詣有司泣而已大令慨然直之有司大父往候之而不謝大令亦絶口不及之時人以為祈奚叔向復出

李駕部昭武序聽濤樓集曰桑海之際吾鄉世家多以報國自矢而父子同荷戈行間者林國博永如暨子用圭仝太常袁縣暨子北空傳椒書蓀可暨子蓉鏡是也及夫瓦觧魚爛蕉悴于荒江寂寞之間父子相唱和其槪不至有仲儒之愧其子不至有侍中之慚可謂世臣矣予家與仝年氏尤有世好北空之年少于予倍且過之而思舊館社集

最相得者莫用圭與北空若也嗟乎謝皐羽有其子而出游鄭所南則無子相傳惟龔聖予之子以背代案聖予凭之兵馬可謂賢矣然而聖予之子不聞其詩今用圭北空皆吾社友其詩卓然蓉鏡稍晚出亦工詩皆足以慰其先人矣負士之趾以千古者雖不在立言然而亦曷可少已北空之詩蒼凉酸楚寫其心寫其照宛在目前故國之音鏗然欲絶予作拔之而悲既而思之金石交叛毋臣尚不撥響是則可壯也

乙酉三月十九日

蒼梧不返已經年四海呼號泪正懸誰向秦庭悲放虎但聞蜀道慘啼鵑三軍縞素同仇日一代君臣望祭天請帝已應誅國賊鍾山王氣啟周宣

南中故太子之難事後或言為王之明感賦

成遂亦何苦王郎空自痴竟成悍帥禍莫解某朝疑在昔撫軍詔
旦為灵武基先皇如見用半壁詎崩離
果能成妖復何必忌東宮翁、竟附會紛、難折衷滿朝已瓦解
萬姓尚愚忠辛苦孟津老須眉一旦空

琅江赴至

六狂生挽救宮變六大營連閩海艅南岳諸刘豈天廢厓山三相
見凶終可怜野死同碩甫犹幸全歸勝者熊瓜里諸軍如作梦恝
遺一个更堪恫

挽楊山碧

一代有忠臣盛哉三楊裔元方難為兄季方難為弟更復雄其間
碧血孤山灯殄滅嗟無路鏡川泪淼